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谈

古画中的消暑文化

王韧

今年入夏以来,全球多地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如何在热浪中缓解盛夏之燥?在我国,避暑消暑的观念由来有之,先秦时以“避暑”指躲避酷暑,汉代又意为到凉爽的地方居住,至唐代出现“销夏”“消暑”“消”“消”,明清时“消暑”“消暑”开始频繁地被使用。从最初以避暑消热、侧重身体凉感,后引申出以消遣休闲方式度过夏天,强调精神心境自适,消暑避暑词义的变化与古人消暑的习惯变迁可谓息息相关。具体地,古人何以消暑?古画图像里大暑天生活场景的演绎向我们叙说了散落于世间的消暑文化史。

帝王旅行避暑之道

酷暑时节,寻找凉爽宜人之处,这是人们对抗炎威之烈所能想到的最简单的方法。享有消暑特权的历代帝王也不例外,他们想到了进山,躲到林深水多的深山里去避暑,甚至将旅行避暑地选择列入了理政重要事项。例如唐明皇依山邻水而建的宏伟避暑行宫——骊山华清宫,又如康熙和乾隆两代帝王耗巨资在塞北营建的一座规模宏大的离宫别苑(热河行宫)。建设之初(1703年)康熙还亲自择址相地,后题“避暑山庄”,即承德避暑山庄。承德夏季平均气温在25度左右,体感舒适,避暑于此,康熙帝不仅“饮食



▲宋朝以后,随着全民饮茶风尚的开启,夏日民间饮茶斗茶的场景频频出现在茶画中,已然成为百姓夏季行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反映在作品中,不仅有描绘各式茶馆、茶肆的带有浓厚烟火气的街市生活,还有生动再现市井偶遇斗茶的情境。图为南宋刘松年的《茗园赌市图》。

▲“帝王行乐图”这一自明代兴起的宫廷画题材里有诸多日常消暑活动表现。图为《雍正十二月行乐图》之“六月纳凉”。

倍增,精神爽健”,而且还能顺带休闲狩猎以彰显圣威,后成为其处理日常政务、接见王公大臣、少数民族首领及外国使臣的重要政治活动场所。那么,令这些帝王不惜兴师动众前往的惬意避暑地究竟是何景象?

传五代末至北宋初界画家郭忠恕所绘《明皇避暑宫图》(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画面内容即为骊山华清宫建筑群的景象。虽是皇帝在郊外的避暑宫阙,但殿宇的繁华并不啻于大内,给人以富丽堂皇之感。作品构图略带俯视,布局从图下的宫门向内,亭台楼阁,水榭宫室,长廊庭院,依山势覆压而上。画面右半部分以山峰围拥下的华清宫整体与左半部分宽阔的水面和山谷形成虚实对比,远景则作拔地而起、突兀高耸的峰峦,以凸显避暑宫的雄伟气势。同类题材郭忠恕还画过多幅,《宣和画谱》卷八就记录有《明皇避暑宫图》《避暑宫殿图》和《山阴避暑宫图》三幅。《秋涧先生大全集》中亦有王恽所见郭忠恕《明皇避暑宫图》摹本的记载:“《明皇避暑宫图》,郭忠恕笔也。宫观随势作三层覆压,华清居上,方殿四围垂帘,宫人隐见帘隙,类望远而外窥者。中腰楼阁参差,冠山跨壑,半为宫柳蔽亏。其下水榭极峻,内人上下杂沓无数,疑倾危也。波间渔郎艇艇延伫仁者非一。驾自阁道乘腰輿仗将升榭而观渔乐者。”后世清代界画家袁江的《骊山避暑图》(首都博物馆藏)以大青绿山水绘制了唐代帝王贵族前往骊山行宫避暑消暑的情景。清宫画师冷枚笔下的《避暑山庄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则惟妙惟肖地全景再现了承德避暑山庄这座皇家园林的华丽景象与恢弘气势。



▲南宋佚名《槐荫消暑图》。

尤其其画融合传统界画技法与西洋透视法,将建筑物布局安排得错落有致,与青山环抱、绿树成荫、湖水荡漾、荷花盛开、岸柳垂阴的自然环境巧妙地融为一体。而《十二禁御图》中第六幅周昉所作“林钟盛夏”可见圆明园“蓬莱瑶台”东岛的“瀛海仙山”六万亭。

除了避暑行宫具体景象外,皇家如何在避暑地享受公务之外的夏日悠闲?“帝王行乐图”这一自明代兴起的宫廷画题材里有诸多日常消暑活动表现。以《雍正十二月行乐图》为例,其中“六月纳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以荷花为画面主题内容,中心位置雍正帝肖像并未强调突出,更多只是表现持扇纳凉的休憩场面,其他人物除池中采莲女外,还有可能是六月六的晒经童子。

百姓夏季行乐之法

相比之下,普通民众的消暑纳凉方式则简单得多,他们通过饮食消暑、煮茗去暑、荷亭纳凉等诸多夏日乐事得到身心之乐。

杜甫曾作“落日放船好,轻风浪浪迟。竹深留客处,荷净纳凉时。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藕丝。片云头上黑,应是雨催诗”(《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二首》)。诗中描绘的“雪藕丝”是一种夏季消暑冷饮,即以鲜藕切丝,加盐醋姜葱凉拌而成。清代宫廷画家金廷标《莲塘纳凉图》(上海博物馆藏)中荷塘边石桌上画的荷叶藕条从字面上对应了此物象。其实,夏日里直接吃冰或者吃冰镇的瓜果是最快的降温办法。巧合的是,这件作品中亦绘有盛满夏季瓜果的盆,并置有冰块以降温,边上一人正倚坐石凳上拿起舀水调冰,人物背后翠竹绿荫萦绕,烘托夏日悠悠的闲憩氛围。

杜甫另一首诗“饮子频通汗,怀君想报珠”(《寄韦有夏郎中》)提到的“饮子”也是一种类似凉茶的饮料,它既能消暑解渴,又能治病化痰,因此在普通百姓夏季生活中尤为普及。《东京梦华录》记载的每到六月时节,汴梁的巷陌路口、桥门市井均有人叫卖“冰雪凉水、荔枝膏”,皆用青布伞,当街列床凳堆垛,实为售卖饮子的摊贩。例如北宋风俗画《清明上河图》中“十千脚店”对门店门口就支有一把遮阳伞,上悬“饮子”的幌子;“孙羊正店”斜对面“久住王员外家”门口也有一把遮阳伞,悬“香饮子”“饮子”的幌子,画中购买饮子之人衣着简陋,有的赤膊披衣,显然饮子因价廉而深受普通民众的喜爱。

除了吃、喝茶消暑也是一桩消暑乐事。尤其宋朝以后,随着全民饮茶风尚的开启,夏日民间饮茶斗茶的场景频频出现在茶画中,已然成为百姓夏季行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反映在作品中,不仅有描绘各式茶馆、茶肆的带有浓厚烟火气的街市生活,还有生动再现市井偶遇斗茶的情境,如刘松年《茗园赌市图》《斗茶图》等。

值得一提的是,杜甫所提“荷净纳凉”处也是夏日里儿童嬉戏的好去处。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所藏南宋团扇《荷亭婴戏图》将“荷净纳凉”



▲传五代末至北宋初界画家郭忠恕所绘《明皇避暑宫图》。

画题融入婴戏题材图像,巧妙地呈现了动静相宜、妙趣天成的纳凉消暑的意境。此团扇以画面中间柳树划分出两个空间,左边是荷亭纳凉,右边是儿童嬉戏。“荷亭纳凉”部分在相对封闭的凉亭场景中,描绘了一位妇人正坐着身边趴在榻上的婴儿入睡,近旁侍女持素面长柄打扇侍立。儿童嬉戏部分则表现了由池塘栏杆与柳树围出的开阔庭院中,神情和装扮各异的七个儿童正模仿杂剧人物,表演场面真实热闹。画面正中的柳树郁郁葱葱,庭院被高墙包围,池中荷花盛放,几不见水。团扇本是古人夏季纳凉之物,这不禁令人想象,当执扇之人挥扇消解热意之时,与画中心纳凉之景寓意焉。反映在具体的消暑图像上,有趣的是,这类消暑题材作品亦有融入孩童洗澡的生活场景,如仇英的《摹天籟阁宋人画册》之十三(上海博物馆藏)中有一两幅描绘此景,画面气氛温馨生动。

雅士隐居消暑之趣

消烦暑的最高境界莫过于“心静即身凉”(白居易《苦热题恒寂禅师室》)。《礼记·月令》中曾提到:仲夏之月,“君子齐戒,处必掩身,毋躁。止声色,毋或进。薄滋味,毋致和。节嗜欲,定心气”。如何在消暑图谱中寻找这种“热散由心静”的心态?可以发现,往往这类主题与退隐、归乡等文士隐居有一定关联。书画鉴赏方面存世的《江村销夏录》(高士奇)、《庚子销夏记》(孙承泽)、《辛丑销夏记》(吴荣光)和《壬寅销夏录》(端方)即为清代多位退隐文士所创作,分别收录、品鉴各自收藏与亲见的书画、墓志、碑传等。某种意义上,在他们退隐品鉴书画并“以此为过夏之一乐矣”的同时,亦使“古人精神不至泯灭,后人讨论有所寓焉”。反映在具体的消暑图像上,多表现为文人隐士静坐、沉迷书卷、抚琴、半卧榻榻等姿态。

高士奇的《江村销夏录》记录有一幅元代黄鹤山人王叔明的《夏日山居图》,王叔明是“元四家”之一王蒙,这幅山水作品是其“戊申(1368年)二月为同玄高士画于青村陶氏之嘉树轩”,画中描绘了“横经读罢鼓瑶琴,熏风微动窗前竹”的夏日隐居读书、抚琴等悠闲的纳凉场景,这也是王蒙心中所向往的远离仕途烦扰的闲居生活。另

一幅王蒙隐居题材代表性作品是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夏山高隐图》,是其“为彦明征士画于吴门之寓舍”。此图近景右侧房舍内,绘一隐士手持羽扇坐榻上,旁有仆童捧盘侍奉,屋外一仆童正在调鹤,舍外庭前草树丛密,山溪潺潺,溪上小桥将延伸连接左侧屋宇,一派清幽祥和之境。谢时臣的《杜甫诗意图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将“竹深留客处,荷净纳凉时”诗句入画,描绘文人于竹林间与荷塘边谈笑风生、欣赏美景的纳凉场景,其中观景台上绘有一持扇文士半坐半卧于凉席,头望向荷塘。

同样地,反映隐士夏日静坐的古画亦不胜枚举,如明代陆治《竹林长夏图》、文征明《清暑消夏图》、清代查士标《湖乡清夏图》等。《竹林长夏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呈现的是江南夏景,画中高士手持莲花,悠闲自得地静坐于竹林中纳凉消暑,旁有一小童烹茶相待,与奇峰峭峻、竹林深深、涧溪蜿蜒的背景呼应,尤显境界清旷幽静。而《湖乡清夏图》(朵云轩藏)中近景有一人独坐临湖草亭,手摇蒲扇,悠闲地观荷纳凉,惬意舒适。《清暑消夏图》绘溪边茅亭里两老对坐乘凉交谈,表现了夏日文士归隐山村田园的悠闲生活。

美国纳尔逊·艾金斯美术馆元代官宦画家刘贯道《消夏图》中塑造了远离尘世的超逸之士形象。画面主人公头戴乌纱、袒露衣襟倚卧于榻上、赤足叠腿、似作沉思状,他左手捻一卷轴轴头,右手执一拂尘,身后倚一隐囊,其后还有一把阮咸斜靠于方案之上,与种有芭蕉、竹子和梧桐树的庭院,桌前置有沉瓜浮李的冰盘、侍女打扇等景象共同烘托了夏日园中休憩消暑的主题。有意思的是,主人公身后一屏风内还画有一文人正经端坐于榻上,眉头紧蹙,亦作沉思状,右侧一仆童侍立,左侧书桌放有书册、砚台、投壶等。屏风内外相似的人物形象,或许暗含主人公虽身处凉爽适宜之地,但心中向往屏风中文人雅士的隐逸生活。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南宋佚名《槐荫消暑图》中的人物姿态也都有类似表现。

杜甫曾感叹:“飞鸟苦热死,池鱼涸其泥”(《夏日叹》)。在热浪中,如何愉快地摆脱灼热焦躁,忘记酷暑,古画中的消暑场景正是为我们展示了古人在物质和精神上种种消暑之法,更呈现了丰富的夏日悠然时光。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艺·见

乡村需要什么样的公共艺术?

林霖

近期,杭州青山村的“在青山·群响艺术节”、北戴河阿那亚的大地艺术节此起彼伏。无论乡村兴建,当代艺术创作需要还是资本涌入艺术领域,多重因素共同构筑了热闹非凡的“艺术介入乡村”景观。

纵观这两年方兴未艾的众多“大地艺术节”或乡村田野艺术节等活动,无不以公共艺术的媒介形式来呈现作品。在辽阔的田野、“诗和远方”的景观中,这类公共艺术项目逐渐成为各地文旅发展的新热土。其发展至今,不少问题也开始显现,正在被探讨中。

在诸如乡村、田野、古镇等地进行以艺术节之名的主题策展,是目前国内流行的一种乡村艺术形式。这类活动主要以专业美术馆的策展思路推进,只不过场地从“白盒子”式专业场馆搬到田野和乡村,作品多为大型雕塑,以外来者或曰介入者的身份亮相。远的有碧山社的半途而废,以情怀之名实为精英主义牟利的争议;近的如青山村项目,在网络上已有人严肃分析,直言这是“介入者们的尴尬”;艺术乡建曾经描绘

的壮志凌云的蓝图,因现实的种种骨感,很多处于尴尬而无以为继或背离初心的境地。

当然,中国乡村的情况较为复杂,但若有心借鉴经验丰富的同行案例,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如中国的“大地艺术节”团队因借鉴了由北川富朗创立的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这一成熟模式,故在本土化进程中较为顺利。无论景德镇的浮梁大地艺术节还是广东顺德的南海大地艺术节,都是持续一年365天的长期艺术项目,而非限定期限的展览活动。比起流量和话题度,大地艺术节更注重用艺术作品来讲述当地的故事、历史,当下鲜活的人;他们的作品并不是艺术家从工作室搬出来的,而是经过走访、调研和与当地人的交流学习了了解历史人文之后在当地创作的作品,是和这个村子发生关系、讲述村庄故事的作品。可能很多人之前并不知道有景德镇浮梁、佛山南海这样的地方,但因为艺术节,他们会前去参观,然后听到当地的故事,才了解到原来这里有诸多文化底蕴、历史故事。近两年,还出现了一种较为新颖的乡村公共

艺术形式。那便是因地制宜、利用当地原本的自然条件和闲置的设施等“变废为宝”,结合当地的现有文旅资源和产业、体现当地历史悠久的文化公共艺术(包括公共建筑如博物馆)。浙江丽水市缙云县的石宕项目就是这样的案例。

石宕项目将废弃的采石山洞改造为独立的艺术空间和书店咖啡厅,不仅仅停留在概念层面。虽然其改造的成果目前还在试营业,在圈内已收获不俗的反馈。改造之一的岩宕咖啡店也是新晋网红店。原先这里都是废弃的采石场,当地的采石历史可追溯至宋代,因此对他们来说本身就是文化遗产。2021年,徐甜甜及其建筑团队在400多处遗址中挑选了9处具有代表性的石宕空间进行生态活化利用,目前完成的3处都已投入使用。

艺术家王点受委托为石宕创作的多媒体作品也成为石宕的一个亮点。艺术家表示在户外播放声音作品其实效果并不好,但石宕里有自然的声音,这一点很吸引他;在山洞里做视觉也很有意思,视觉上更有张力。不可控因素则在

于“看天吃饭”——笔者前不久实地探访即因梅雨季的原因未能看成,因为这组沉浸式影像作品需要山洞墙壁干燥且保持本来的颜色、没有被雨水侵蚀成深色才行。这对当下的青年艺术家来说也很难得,因为我们习惯了精心营造的景观式艺术项目,尤其是乘着改天换地的能力将客观物质条件“为我所用”,打造一个封闭的场所。而需要看气候吃饭的作品,更侧重其本质的天然性和机遇性;更进一步说,它不是一种“介入”,而是一种“陪伴”——作品陪伴这里,陪伴山川湖海之下的岩洞,陪伴这里的日月沉。

以上经验属于个人化体验,而从实际层面来说,乡村到底需要怎样的公共艺术,并不是一个有标准答案的设问,也需要调动很多社会资源共同发力。诸如石宕项目的存在,无非是富于启引与借鉴意义的案例。据悉,当地政府也有意将石宕空间往公共艺术空间的路线发展,并能和仙都景区的业态进行融合,希望借助于这些业态带动地方产业发展——那么,这若将

形成一种良性的、可持续的生态模式,将是乡村艺术真正需要的生态。因地制宜才是真正的根本,而不仅仅是资本打造的又一个士绅化景观项目。据悉浮梁大地艺术节的主创近日回到浮梁时,当地村民向其问起“你们能不能再多做一些作品”——无论出发点落脚点如何,这“多做一些作品”就道出了当代乡村对艺术的心声。乡村真正需要的是让人听见他们的声音、看见他们的存在、了解他们的历史,而公共艺术成为一种在当代颇为理想的文化输出载体。

有价值的乡村公共艺术项目,不应该仅仅是供消遣娱乐、满足文旅开发的风景,而应成为人与土地关系和谐的集合系统。艺术不是不能介入乡村,只是这样的介入为的是什么?乡村当然要发展也要进步,不能纯然是放任自然的生长状态,但我们应该探索更有智慧的方式去处理好其中的很多问题,遵照客观规律,也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如此,乡村的生态才会越来越好。

(作者为艺术评论人)